

SPHINX

Geheimnisse der Geschichte



征服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

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大帝
天堂与地狱——弗里德利希二世
卢克齐西娅·博尔吉亚和梵蒂冈教皇家族



[德国] 汉斯-克里斯蒂安·胡夫 / 主编
(Hans-Christian Huf)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0120568
SPAINX

K835.407

Geheimnisse der Geschich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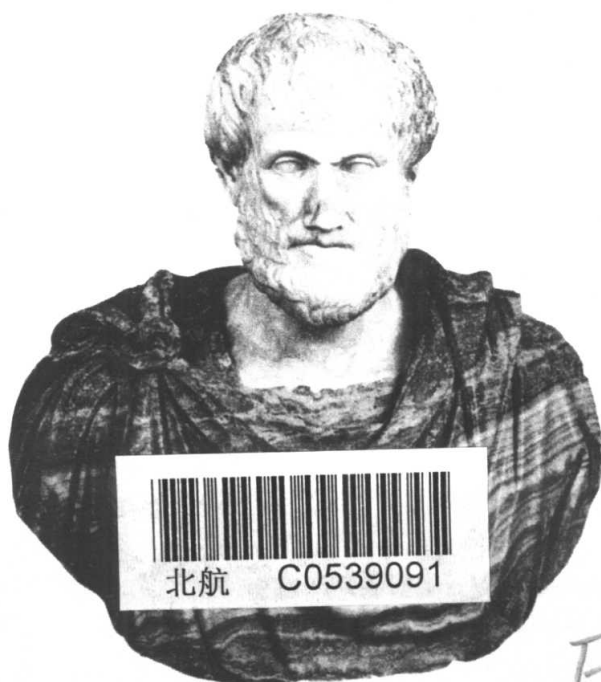
征服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



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大帝
天堂与地狱——弗里德利希二世
卢克齐西娅·博尔吉亚和梵蒂冈教皇家族

[德国] 汉斯-克里斯蒂安·胡夫 / 主编
(Hans-Christian Huf)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航 C0539091

F1328/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德)胡夫著;胡俊等译。

北京:中国出版社,1999.11

ISBN 7-80146-295-5

I.征… II.①胡… ②胡… III.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传记 IV.K835.4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787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2692号

Copyright © 1996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Bergisch Gladbach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大帝

汉斯-克里斯蒂安·胡夫 主编

责任编辑 和葵 永弘

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邮编:100032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125 彩插: 32页 80千字

2000年1月第一版 200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46-295-5/C·124 印数: 5000

定价: 19.80元

德文版序言



历史就是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这些发生过的事情，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就成了过去。与过去那些曾经存在的东西打交道，对一个天生就对未来和过去好奇的人来说，是人类的自我确证、延续和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去哪里？

如果说研究未来没有可靠的资料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回顾古远的或者不太古远的过去同样也没有保障。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从人类的一代一代延续中留下的证据、渊源和足迹。但事实是，历史离我们愈远，人类留下的证据、渊源和足迹就愈少。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历

史学就是一种重新构筑过去的尝试。它的愿望是制造出过去、当代和未来的表面上的统一。它想促成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共同的回忆是我们生活的内容之一。

远古世界中的往事，在目前只存在于神话和宗教中。今天的人们有意识地转向过去，这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人类有约束力的伦理规定的目标，而是为了寻找有把握的过去。像雅可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认为的，研究过去会使我们永远聪明，但是在今天我们就再也不相信这个说法了。

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叙述，但是直到近代（指从1500年至今，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译注）才发展为历史学这个概念。历史科学一方面要求以最高的合理性为基础，这种合理性以最大可能的客观性面对手头存有的资料，或者发现被湮埋的来源，也就是“收集”。另一方面，它需要将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并加以生动化，让人们重新去体验，换句话说：写历史需要有阐明和叙述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天才。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将一般的、特殊的、那种对各自时代来说是惊心动魄的、汲及人类起源的事情转化成一种对人类生命的全部理解，以便让读者重新领悟过去发生的事情。

从这层意义上说，有关人类历史的科学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叙述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在

今天有的已经过时，但还是丰富了人类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类的自我认识——最终就是指人类的存在。在 20 世纪，由于新媒体的发展，用电影画面表现历史与用文字叙述历史同时并存。它的优点是以生动的图像来再现历史，但也有缺陷，它要受到电影艺术的种种限制。

由于电视无处不在，使它成了整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通讯网络。观众拥有了通向地球上任何一个喜爱的活动场所的通道和发生事件的形象的图片，而过去他们最多也只能通过报纸、书籍，或者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这些发生过的事情。今天的情报集团也因此而几乎能直接参加到这个地球上发生的全部事件中去。电视的活动场所简直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电视媒体迅猛普及自然也带来过多单一认识的后果。由此看来，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需要不断地尝试着采取新的方法，以便让人们看到自古至今人类行为的连续性，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新闻记者采访来的“历史”，不论放到何时何地，如果能成功地证明，那长久的过去的事物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对这位记者来说，就是一种幸运了。

我们并不能完全认识作为人类历史范畴的所有的事件、人物、重大活动、胜利或灾难，也并不要求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连续性都弄清楚。因

为它们是秘密，是难啃的硬骨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东西。这种近乎神话的、不能弄清楚的东西，正是历史的魅力。大概是因为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本来就处于神秘之中，它们才具有吸引力。

当今的这个世界，连最后的一个角落都被丈量完毕，它几乎再也提供不出什么场所去让人们冒险，去作引起轰动世界的发现。但是人类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渴望去揭开人们的目光尚未触及到的事物的神秘面纱。在这样的渴望中，就会发现历史中的这种或那种秘密，并且达到了接近澄清它的地步。这自然也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最后的结论。

神话总是与人物和事件纠缠在一起，它并不只是在缺少一定来源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神话经受时间的考验之长是非同寻常的，它们的存在和流传的时间是那么久远，并不会由于人们对其重新去认识而逊色。

追求不寻常的事物是人的天性。比如一幅从来无人见过的、被视为珍宝的古画，人们就有可能把这幅画面上的内容当作神话和传说。结果，这幅画就会推动着观赏者去作各种各样的遐想。随之，阐述这幅画的想像也就会集中到那些过去发生的事件中去了。人们无法知道，这幅画曾经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画成的？这全在于难

料的秘密之中，从而促使那些探索历史的学者们深入地对这幅画进行研究。时代的精神就是叙述者自己的精神。那些单独各别的历史也可以为一些人提供释疑解惑的答案，有关他们伟大的、大胆的构思的答案，以及有关他们失败的答案。《斯芬克斯》大概无论如何不会因此从经历过多少个世纪散落的建筑石料之中，构思出一幅内容广泛的历史景图来。这个系列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尝试，即不管论点的矛盾和成果的零星，我们还是要展示出传说发生的事情和人物的大致的轮廓来，并在其后的探索中将人类存在的问题弄清楚。

比如，要是人们想到亚历山大“大帝”，想到汉尼拔，或者想到拿破仑，那么，在这些杰出人物的身上就得涉及那种要把这个地球的不少地方——对与其同时代的人来说自然意味着是整个世界——屈从于自己所构思的秩序和所设想的超人的意志之下。他们力图为建立世代相传的国家打下基础。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的人作为臣民将统一在由他们制定的法律之下，并将这些人联合在他们所设想的文明之中。在我们东方历史开始之初，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有关国家的伟大思想以及强有力的行动；但一些人在把这种思想渗入到现实中时，却完全失败了。在所有这些典型的悲剧里，古代大概与我们的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地方分治主

义、民族主义和各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似乎一再地战胜了每一种过激的文明思想。

人类的事情总是不断地在两个极端之间、乱与治之间摇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重新探索,也许甚至是用新的方法探索谜一般的、永远也没有进行过全面整理因而尚未“了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正好是帮助同时代的人对我们自身、对我们在现实中所充当的角色、所做事情的可能性乃至极限去作一番深思。

我们从历史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将产生出故事。比如在剧本里,或者在舞台上,将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剧本肯定要把实质性的内容加以集中、升华、简炼地描绘和叙述。剧本,如果是涉及人类历史的剧本,它就成了供现代人回忆的忘不了的财富。

斯芬克斯——一个在埃及和希腊神话中出现的虚构的生命,这将在本书后面作重点阐述的内容中找到其虚幻的象征意义:它是历史之谜。因此,我们给这部电视系列片和同时出版的书起名为《斯芬克斯》。斯芬克斯成了一种难以测定的历史空间标志,这个历史空间自然也永远无法破译出来。斯芬克斯成了一个历史的象征,它最终的意义也永远无法解释地留存着。但人类不甘心从冥冥中来,在冥冥中沉没,人类要揭示世界和历史的秘密,并认为自己能掌握它们。

在神话中,斯芬克斯是一个怪物,它有一个女人的脑袋,狮子的身躯,还长着两只翅膀。它生性残暴,喜食人肉。它(它留驻在底比斯古希腊中部俾俄喜阿之首邑——译注)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刻有一个谜语,让每一个经过那里的行人猜谜语。凡是猜不出谜语的行人,都被杀死,然后被它吞食。它出的谜语是:“什么东西在早晨用四条腿行走,在中午用两条腿行走,到晚上用三条腿行走?”俄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之王。——译注)找到了答案:是人。既然俄狄浦斯找到了正确的谜底,斯芬克斯便也随即投身跳入深渊。

“人”作为谜底,其意思是:人出生后,他无助地在地上运动时,是用两手与两只脚,这就等于用四条腿;成年后直立行走,他用的是两条腿;当他用手杖无力地走向死亡的时候,那就是所说的用三条腿行走,也即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个谜底说明,人要经过出生、活着与死亡三个阶段。他的名字——有时也镌刻在墓碑上——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然后他也就被人遗忘了。显然,这就是“斯芬克斯之谜”的寓意。

世界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就不一样了,他们“永远留存”在神话中和书写在历史里。克娄巴特拉和汉尼拔让我们感到并不遥远,但我们并不是在他们生前时认识他们的,而是从他们留存给后世人的记忆中知道他们的。我们的知识明显地带有

一种“模糊性”。我们越是把更多的力气花在过去的人物身上,就越会去虚构出某些东西来:我们的阐述,其本身就是再创造。

历史学家虽然是在探索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更多的却是在杜撰历史。因为,他们手头有的只是一些考古学家们寻找到的一些残骸和片断,然后,他们便极为专断地把这些材料拼凑在同一幕戏中。“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在今天也非常适用于寻找历史踪迹的人。

无知的程度当然是不同的,就是在明显的问题上表现也不同。在这个系列介绍的几个题目中,“存疑的问题”还特别多。本书中描述的几个人物从早晨、中午、晚上的路程显示出了许多阴霾路段,在那些“轰轰烈烈事件”旁边照亮他们道路的,绝大多数是战争,或者是灾难。

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肯定是因为他们正确的作为而获得成功的。在两条腿走路的阶段,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主宰,受着狂妄与野心的驱使,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在这方面,人们是否应该提到一种幻想的力量,一种自我欺骗的力量?历史行为是由于通过在持续的愿望和有限的痛苦经历的激烈交锋中完成的。——斯芬克斯是在惩罚那些解不出此谜的人,还是嘉奖那些解出此谜的人?它不做这个事情;它因此而毁灭了自己。如果这个人没有成功地深入到“知识”

中去,那就是他错过了自己的使命。他在无知中失败了。如果他知道谜的解答,那个出谜的人就消逝而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注定:要么是无知识,要么是有学问。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也不再会出现提出新谜的人。被拯救的人在自问着事情的背景、前提和基础,而世界是否还再存在,或因此走到尽头?没有斯芬克斯,这个答案也就不再有更多的价值。

前不久,弗朗西斯·福库雅马,美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写了一本书而引起轰动。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谜已经解了:随着世界的重新组合,自由的法治国家最终经受住了它最大的挑战者和臆想的征服者的考验。世界历史似乎达到了它的尽头。

有没有历史的终结?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从进步走向自由的过程之中?战争的连续不断,是否意味着历史已走到了尽头?有没有一种进步的包罗万象的历史发展,就像在自然科学中表现的那样?或者,人是一种精神文明没落了的、没有理性的生物?它总是一再地重新陷入旧有的模式。尼采的谴责是不是切中了实际?他说,历史是狂欢节,无非就是一种古装道具。

在本书里描绘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与之同时出现的电视电影,并没有解开其最终的

秘密。但通过本书的描绘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直至对笼罩在这些人物和事件之上的神秘迷雾的探索，还是能引起“后人”的深思的。在这里，启蒙者的作用与西西法斯（希腊神话中人物，为人极诡谲、贪婪，被谪罚冥府推运巨石至山顶，每次推上又必落下。）的命运相同，他知道他的做法徒然，但仍继续费劲地干下去。这不是因为要占有真理，而是要让自己走上通向真理之途。

今天旅游者们在埃及荒芜的沙漠里还能看到斯芬克斯那智慧的、自负的微笑。这微笑在提醒着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接受新的考验。在我们好像是那么开明、进步的社会里，有着太多的假冒之谜的解答者，却又只有那么少的谜的寻求者。我们在这个系列里介绍的人物和材料是经过辛勤探索和努力寻求而得来的，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自明的了。

米诺斯的秘密——在神话中被包裹起来的秘密——逐渐被研究家们通过考古的发现而大白于天下了。人们获得了有关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的知识：在这块土地上和在这些城市里的生活、航海的文化艺术、阶级与法律、宗教与风习。米诺斯的宫殿现在与以往一样充满着神秘：这宫殿是不是一种欢乐生活和悠久的文明发展到了顶点的见证？或者，它是死者的寝陵？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非人间崇拜的圣地？或者是一座巨大的为尸体涂防腐料的地方？首先留存的谜是，这个文化的突然

没落以及产生的问题：克里特岛究竟是怎么成为西方国家的摇篮的。

克娄巴特拉——有人称她为来自希腊的埃及的斯芬克斯。她的罪行以及她在托勒密王朝(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 323 年至公元前 30 年——译注。)的谱系关系都已弄清。克娄巴特拉出身于这个王朝——是谋杀丈夫和姐妹兄弟的“恶魔”。这个女人的人品留下了诸多的神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是美、爱和权力意志的混合物。

罗马帝国的三巨头之一凯撒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爱克娄巴特拉,但首先是利用她,他的失败从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与马尔库斯·安东尼的联合自然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了。可是一个秘密留存着:克娄巴特拉在凯撒死的时候是不是进行过补救,她最终怎样崩溃?

历史研究的独特成果和许多“故事”加在一起成了历史的秘密。世界帝国产生,又衰亡。几百万人舍身,几百万人牺牲,只是为了一种“思想”的实现,而这种思想被证明是出自蔑视人类的疯子的思想,这是十分常见的事,——比如纳粹主义的思想。在几十年之后,人们又站在了他开始的地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个深渊自然变得更深了。历史是失去理智的人提供的思想?或者如同莎士比亚说的,历史就是“一个白痴说的

话”？

值得钦佩的是，弗里德利希·席勒于 1789 年——那是法国革命的年代，这次革命让我们在特殊的范围里去反复思考历史的意义与荒谬——在耶拿作为历史教授所作的就职讲演。他对自己所提的问题“什么叫世界历史以及人们研究世界史要得到怎样的结果”找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她会在您的领悟中点燃光明，她会在您的心中点燃行善的热情。她让您的精神摆脱平庸的和狭隘的道德观念。她在您的眼前展开一幅幅巨大的各时代与各民族的图画，以此来纠正瞬间作出的仓促的决定和私自作出的愚蠢的判断。”

我们的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目前，都是受那些对权力着魔的权贵们主宰的，它几乎无法容忍那种如席勒所指出的“文化热”的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那种对一种逻辑上进步的、合理发展的历史的信仰彻底地不存在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时在琢磨，在历史的进程里没有什么被提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直截了当地说，却是发生了不可理解的朝着文明前的状态的倒退，也即是向着赤裸裸的野蛮状态倒退。因此，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们不带幻想地对历史加以深思，如果可能的话，将她从各种被神化了的状态中剥离出来。

今天，我们在过去的南斯拉夫以及别的地方战争中或部落战争中看到了历史的倒退现象。法国人阿兰·明克说，这是一个向新的中世纪的倒退；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看到的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我们经历的是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大部分：一个是富裕与和平的地区，一个是贫困与战争的地区。

当今，我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意义和目的还没有作出肯定理解的情况下，那就要睁开双眼——也许这样做会更为诚实——，即使我们可以得到从谜一般的、惊讶的、弄不清的角度去观察历史，也应该这样做，因为历史的意义不是预先制作好而随手可以得到的。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并还它以本来的面目。

斯芬克斯，她似乎正以征询的姿态站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为了接受她的挑战，我们更需要以一种坚持不懈的、重新振奋的勇气，去深入地观察我们的自身。

中文版序言



由于难违好友之托，我冒昧地接受了出版社约我审校《斯芬克斯》一书。起先，我是以勉为其难的心态对待此事的。然而在读了几十页书稿后，即被该书中散发出一股清新异样的气息所吸引，迫使我尽己所能审校完全部书稿，生怕因本人的疏漏而降低了该书及其中文译稿的原有水平和质量。而在本书付梓之前又重读一遍时，似乎觉得它有一种无形的力在驱动着我，使我不能不写下点什么，诚请广大读者指教。

本书作者有不少是历史学家，史学功底深厚，谙熟各自所写专题的研究状况，即使不是专攻历史的学者，也绝非门外汉。因此，本书中描述的事